

《娃娃之家》

角色：

男人：約 40 歲，銀行行員。

女人：肇事者妻子約 35 歲 / 男人妻子約 40 歲。

青年：19 歲，大二學生。

肇事者：約 40 歲，國營企業基層員工。

醫生。

護士。

送貨員。

青年父：約 50 歲。

肇事者母：約 80 歲。

立委。

寶杰：新聞談話節目主持人。

致賢：新聞談話節目來賓。

珮渝：新聞談話節目來賓。

中柏：新聞談話節目來賓。

*本劇各角色皆為多重扮演：

致賢、男人、醫生、青年父 由同一人扮演。

珮渝、女人、肇事者母、立委 由同一人扮演。

中柏、青年、護士、送貨員 由同一人扮演。

寶杰、肇事者 由同一人扮演。

場景說明：

舞台正中央有一長沙發，同時可作為座椅或床，沙發四周有幾個約 100 公分高的方塊，可作為瓦斯爐、夾娃娃機、桌子等用途。另有幾張椅子、並依演出需要擺設垃圾桶、抹布、玩偶、鍋碗瓢盆與湯匙筷子等小道具。

第一場

寶杰：來賓好，觀眾朋友好，歡迎收看今晚的「關鍵龍捲風」，我是寶杰。先為觀眾朋友介紹今天來賓，社會觀察家致賢。

致賢：寶杰好、各位觀眾好。

寶杰：資深記者中柏。

中柏：主持人好、大家好。

寶杰：前台北市議員珮渝。

珮渝：嗯哼。

寶杰：我們先來看今天第一則要文，廢話不多說，來，致賢。

致賢：好的寶杰。酒駕闖大禍啦！

珮渝：又酒駕？議員還是立委？他們怎麼樣？撞到電線杆嗎？各位選民，請你看清楚，這就是你們選出來為民喉舌的民意代表的真面目！請你們重視自己手中的選票，張大眼睛看好再投。這次是誰？哪個政黨的？

致賢：都不是。

珮渝：都不是？好，都不是。所以無黨籍的嗎？

致賢：也不是。就是一個路人酒駕。

珮渝：一個路人？

致賢：對，一個路人，他酒駕撞死兩個人。

寶杰：兩個人？

致賢：對，兩個人。

珮渝：兩條寶貴的生命啊！唉，開車不喝酒、喝酒不開車，這麼簡單的道理，我到底要在電視上講多少次大家才會聽呢？

致賢：不過這也沒什麼特別的。

寶杰：對，沒什麼特別的。

致賢：重點來了！

寶杰：重點來了，注意了，觀眾朋友。重點是？

致賢：那兩個死掉的人，是乾姊弟！

寶杰：乾姊弟？觀眾朋友，罹難者是乾姊弟！因為酒駕，乾姊弟被撞死了。

致賢：是的，寶杰，今天凌晨啊，在台 62 線上面，有一個車禍，結果，這兩個騎機車的被撞死，警方一查，乾弟弟才十九歲，至於乾姊姊……。

中柏：（唱）叫我姊姊－。

珮渝：人都死了你有點 sense 好不好？

中柏：是，對不起。

致賢：沒關係，我們不在乎。來，觀眾朋友，我們看到，這個乾姊姊已經四十幾歲了，而且是已婚的身份！兩個人差兩倍的年紀，怎麼會半夜在快速道路上面呢？

寶杰：怎麼會呢？怎麼會這樣？那個姊姊老公知道嗎？

致賢：問得好，寶杰，那姊姊的老公告訴記者說，「不可能，怎麼可能？我老婆在上班耶，他在夾娃娃店工作啊！」

致賢：對，夾娃娃店！

寶杰：觀眾朋友！今天凌晨這一撞，把多少秘密都給撞破了！好殘酷、好難堪啊！我們看到，這一對乾姊弟，半夜在快速道路上，被酒駕的撞死，乾姊姊的老公還說：哪有？他老婆正在夾娃娃店上班！

致賢：嘖嘖嘖，可憐的男人，滿頭綠油精。

中柏：（唱）大家愛用綠油精－。

珮渝：你夠了沒有啊？

中柏：是，對不起。

寶杰：滿頭綠油精，然後呢？

致賢：然後記者又去問夾娃娃店的員工。

寶杰：那夾娃娃店的員工說什麼？

致賢：他說，那個女的不是員工，他們只是常常來這裡夾娃娃，夾完就走了。

寶杰：夾娃娃？乾姊弟就只有夾娃娃而已？

致賢：當然不只啦，現在是在夾娃娃店，他們去夾娃娃，不過夾完娃娃……。

中柏：他們就去厚德路做娃娃了。哇，這個實在是太……哇，這個這個……熟女和小鮮肉，我們再討論下去，這個這個……能播嗎？

珮渝：你放尊重點好不好？

中柏：好吧，對不起。

致賢：對嘛，你這樣，小心跟上次一樣被人譙。

中柏：喔……對……對不起、對不起。

（燈光轉換。）

女人：是，我死了。

青年：我也死了。

男人：我活著。

肇事者：我把他們撞死的。

（燈光轉換，演員快速接話。）

青年：我轉頭想跟她說—去看螢火蟲要多帶一件外套，山上有點冷。

男人：她每天都去，晚上七點到凌晨四點。

肇事者：我是去看我媽，我媽一個人住基隆，生病了。

女人：一點痛都沒有，我超幸運，一輩子沒有那麼幸運。

青年：飛起來的時候我還想拉住她，可是來不及。

男人：她回到家還幫我準備早餐，我叫她去睡，她還說，沒關係、她可以。

肇事者：我媽就一直抱怨，我聽五個多小時，聽到我媽睡著；我就想，我受不了了，不喝一杯沒辦法。

女人：不知道我先生會怎麼想？他大概受不了吧？不過，算了，沒關係。

青年：我看到娃娃掉到地上，剛剛才夾的，髒掉了，很可惜耶！

男人：我們沒有孩子，她一直說不想要。

肇事者：一杯而已，我找國中同學出來，他們追酒、我說，不行啦，我要開車。

女人：也不知道他在哪裡？算了，也沒關係。

青年：欸！妳在哪裡啊？有聽到嗎？我在這裡啊！欸！

男人：原來她都那個小男生在一起。

肇事者：怎麼辦？我現在……應該能去哪裡……？

（燈光轉換。肇事者進門，頹喪坐下。）

肇事者：今天吃什麼？

（女人沉默許久，怒意上衝，重拍一下桌子。）

肇事者：妳又怎麼樣？

女人：吃什麼？還要我幫你準備吃的啊？要吃自己去外面吃！你回來不會先去洗澡嗎？你知不知道你多臭？你身上也臭、腳也臭，都跟你講過多少次了？你踩過的地方都臭得要命！我白天用漂白水擦也擦不掉，你在門口先把襪子脫掉、先去洗個澡再坐下來會怎麼樣？

肇事者：我……。

女人：你不要講話！你嘴巴好臭！不要開口，你去刷牙！去洗澡！去！馬上！

肇事者：（小聲）我下班累得要命，回到自己的家，先坐下來休息一下不行嗎？

女人：你的家？這裡就不是我的家嗎？你有沒有考慮過我的感覺？你那麼臭，我好不容易打掃得乾乾淨淨，你一回來整間屋子都髒掉了，你回來幹什麼？全身臭得要命，雞雞那麼小，又不能生，你這種男人到底有什麼用？

（肇事者沉默。）

女人：還看啊？你出去啦！

肇事者：好吧，我先去洗澡。

（肇事者起身，走進浴室，狀作關上門，在馬桶上呆坐許久，沖馬桶，脫衣服，洗澡。女人拿起抹布，搗著鼻子擦肇事者走過的地方，擦完，把抹布丟進垃圾桶，狀做走進廚房打開抽油煙機、炒菜。）

(男人進門。)

女人：(堆滿笑臉) 晚飯快好了，等一下喔。

(男人坐，往後靠、休息。女人走到男人身邊，聞到男人的腳臭味，皺眉掩鼻。)

男人：我……我先去洗澡。

女人：不會，沒關係，休息一下，吃飽再說。我等一下要上班了。(狀作拿碗筷、盛飯，將碗遞給男人) 來，先吃飯。

男人：(接過碗，吃飯，沉默一陣) 我是覺得我們可以再考慮一下小楊說的那個投資，對岸人這麼多，很多地方都還沒有網路，現在剛好內需整個起來。

(沉默，兩人吃飯。)

男人：反正也還沒有小孩子，可以再拚一下。

(女人靜止，沉默。)

男人：妳覺得不好也可以講，我這麼想生，你說不想要，還不是都聽妳的？而且你看，如果我們那時候結婚馬上有，現在小孩也已經四年級了，今天小楊的兒子有來公司，我還說：「我如果生兒子，也跟你差不多大。」我看他的書包，現在的小學生好厲害耶，每個人都一台平板，作業都直接在上面寫，我看他要找那個什麼蝴蝶的幼蟲，他直接 google 圖片，用點的就好了，寫完用 Email 寄給老師，小楊說，以後趨勢就是這樣，大陸那邊也一樣，他們現在開放生第二胎，你想想看，如果那邊每個小孩子都要用網路交作業，這個行業可以多賺錢？對不對？

(沉默。)

男人：頭期先拿出五十萬，他們剛開始集資，說規模小一點也沒關係，只要夠早加入，以後分紅還是不錯。你現在也在工作，我們存錢也不知道……我們兩個人而已……。

(沉默。)

男人：要不然，我們試試看，先……先生一個？

(女人瞥過頭、不回應，男人低頭吃飯。肇事者洗好澡、穿好衣服，走出浴室，坐下吃晚餐。)

肇事者：媽生病了，說在住院。

女人：那怎麼樣？

肇事者：我過兩天去看她。

女人：我不要去，我很忙。(頓) 住院的錢誰出？(頓) 你媽怎麼又生病？你哥哥姊姊那麼多，每次都是我們去？奇怪耶，大哥不是在大陸弄網路什麼，說賺很多？去年回來還說自己怎麼樣怎麼樣，啊媽住院這麼多次，打電話給他，也不來看、也不幫忙出錢？

(沉默。)

女人：就你啦！孝子一個。笨！

(沉默。)

女人：(軟) 你要想想看，我們也要生孩子啊，現在做試管這麼貴，一次就要幾十萬，你媽為了想要我們注意她，沒事就去住院一下，每次都至少三四千，花的都是我們的錢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看到人家帶小孩子到公園玩，想到人家都有小孩子，我覺得……覺得……。(哽咽)

男人：好啦，我也不是一定要有小孩，問一下而已，就選項之一，我從一開始就說了，我都尊重妳嘛。要不然……我是覺得，既然買不起房子，做一點投資也好。小楊說那個，中國大陸的，還有小楊那個兒子……。(頓) 小楊應該不會

有問題，不要想那麼多。妳之前說有上新聞那件事情，我後來有問小楊，他說，不是、那個不是他，是同名同姓的，又剛好在同行，也有人來問過，被這樣誤會他也很無奈。他在公司算不錯，年紀跟我差不多，但是已經升到副理了，有眼光啦！聽他的應該沒有問題。（頓）我們現在這樣過得也不錯，妳其實……你其實根本也不用去上班，我知道賺一點錢也好，我是尊重妳啦，不過夾娃娃店那種地方，人這麼雜，你又要到那麼晚，你不是最不喜歡煙味嗎？那裡都很多人抽煙不是嗎……。

（沉默，女人停止哭。）

男人：不要以為我這樣，我也是會擔心。

（沉默。）

肇事者：我也知道，可是我媽……我總不能像他們那樣，丟下我媽不管吧？而且我媽這麼疼我。（頓）妳那時候說要搬出來住，還不是聽妳的？我媽沒說什麼，不過我知道她心裡……。我覺得……。我覺得她也知道了啦，妳不要這樣，讓一下她……。

女人：（搶）你算了吧，你根本就……你媽以前怎麼對我你都不知道？現在說這個，你是覺得我多不孝？好，我不孝，怎麼樣？你媽不准我回娘家，我爸生病了我這樣求她，我跪下來求她，她就說，要擲筊，擲到了才準我回去。你不是都在旁邊看嗎？你都忘記了嗎？我在那邊擲，擲到了一個聖筊，你媽就說，那要三個，然後我一邊哭、一邊擲，我擲了兩個，還差一個……，你媽說，你們家的祖先不准我回去！說我爸……說我爸生病，是人家家裡的事，我不用管……。

肇事者：妳家裡那麼多弟弟妹妹，而且，妳爸後來自己就好了不是嗎？

女人：我爸後來好了，那你媽現在有事嗎？沒有嘛！想也知道，就鬧脾氣而已！去理她幹嘛？還有，你那時候還跟你媽說什麼？我結婚想要一個孩子很過分了嗎？她自己孫子夠多了，疼你，就說不要給你壓力，我講兩句，他就拿花瓶丟我！他打我！你在旁邊！你都在旁邊看！（撥瀏海）我這個疤痕，到現在都還在，你看！你看啊！

肇事者：都十幾年前，妳記這麼清楚，她又不是故意的。

女人：不是故意的？她拿花瓶向我的頭這樣丟過來，你說這樣不是故意的？

肇事者：她都……她現在都已經那麼老了。

女人：（轉過頭）老了又怎麼樣？我也老了，不是嗎？你也老了。我們如果結婚後馬上有孩子，現在都幾歲了？

（沉默。）

男人：妳還有多久要上班？要不然我等一下載妳去？

（女人搖搖頭。）

男人：不用啊？好吧。（頓）那妳……妳最近有哪一天休息嗎？你們都沒有放假喔？這麼辛苦喔。（頓）妳也可以找別的工作，白天的，這樣我們就晚上就可以一起，不要只是吃個飯，妳看，自從你晚上開始工作，我們每天就見面多久？早上晚上各一個小時。都夫妻了，見面這麼少……。（笑）沒有啦，我也沒有那麼……。

（沉默。）

男人：妳……妳都沒有想要嗎？

（沉默。）

男人：還是，妳在外面有別人了？

（燈暗。）

第二場

(燈亮。)

(夾娃娃店吵雜的電玩機器聲下。青年從後方熊抱女人，兩人正在夾娃娃。)

女人：不對啦！我要的是那一隻，坐著的小叮噹，不是拉拉熊喔。

青年：哪一隻？

女人：(指)就是那一隻啊，坐著的小叮噹，有沒有看到？有沒有看到？在最後面，有一點下面那個。有嗎？(青年搖頭)有看到嗎？(青年搖頭)嘖！你蹲下來一點嘛！來，在這裡，你那麼高，來，蹲下來一點，到我的位置。(青年微蹲)有嗎？看到了吧？還是沒有？(轉身)算了，我不要了。

青年：沒……沒有啊，小叮噹……什麼？

女人：(嘖)小叮噹都不知道？箱子裡有一半都是小叮噹，你連這個都沒看過？

青年：那是多啦 A 夢啦。

女人：喔，多啦 A 夢，好，隨便你，在我的年紀，那個就叫小叮噹。

(沉默。)

女人：你真的是……你有沒有想過你以後要做什麼？你現在不是還在念大學？你的同學都在幹嘛？他們有像你這樣，每天晚上都跑來找我嗎？你晚上不睡覺，白天都在睡覺吧？那你要上課怎麼辦？你也不去參加社團動，也不去跟老師和同學、跟他們相處，你這樣以後出社會沒有人脈會很辛苦你知不知道？還有，你爸呢？他過得怎麼樣你知道嗎？你有沒有打電話回家問問看？我看你也沒有在打工，你的學費都是你爸出的對不對？他一個人把你養到這麼大，你最起碼……(頓)，你都已經要二十歲了，我在國中的時候就要自己出來端盤子，放暑假還要去採金針花，金針花採十斤才三十塊，我也是這樣賺，我四點多就要起來，採到中午，太陽大得要命，你知不知道我們那時候要讀書多辛苦？

(沉默。)

女人：你也要為自己想一想，我這邊……。

(沉默。)

青年：妳是要那一隻嗎？我看到了。坐著的多啦 A 夢，(頓)小叮噹。

女人：嗯。

青年：那一隻有一點遠(夾、失敗)……等一下，我再投一次看看，(掏口袋)啊，我沒有代幣了。

(青年盯著女人，有點尷尬的，沉默。)

女人：(領悟)喔！那我再去換。(掏皮包、拿錢、下)

(青年呆站在夾娃娃機前面，女人上，狀作換好代幣，走向青年。)

女人：(遞)來。

(青年看著女人，突然將女人緊緊抱住。青年深深呼吸，聞著女人的頭髮。)

女人：不要這樣，先放手。有人在看。

(青年仍抱著女人，埋著頭、搖搖頭。沉默。)

女人：我知道。

(青年鬆手，往後站，低頭看著女人。)

女人：(遞出代幣)我要那隻，你夾給我。

(青年接過代幣投下，開始狀作專注的夾娃娃，夾到娃娃，遞給女人，女人雀躍道

謝，把玩一陣，把娃娃還給青年。)

青年：這樣就好了嗎？

女人：我先生會發現。

(沉默。)

女人：你也知道。

青年：讓他發現有什麼關係？

女人：(搖搖頭)等你結婚就知道了。

(青年氣沖沖搶過布偶，賭氣轉身背對女人。)

女人：你又怎麼了？

青年：沒有。

女人：真的沒有嗎？

(沉默。)

女人：好，那我不理你了。

青年：妳看不起我。

女人：我沒有。

青年：看不起就看不起，我不在乎。

(沉默。)

青年：娃娃我帶回去，妳要再跟我說。(頓)我的房間都是妳的娃娃，全部都是妳的，已經塞得滿滿的了。我看到娃娃的時候，都會看到妳。全部都是妳的！

(頓，將娃娃掛在背包上)現在又多一個，也是妳的。

(沉默。)

青年：妳還要什麼？剛剛換的，還有……我看，還有四十，看妳要哪一隻。

女人：我有點累了。

青年：可是……還有四十塊耶。

女人：我想休息。

(沉默。)

青年：妳是不是要離開我了？(頓，苦笑)我本來早就知道妳有一天會離開我，不過沒想到這麼快。(頓)我載妳，我們去旅館。

(青年往前走，女人不動。青年回頭。)

青年：嗯？

女人：你看。(指著前方)

青年：半夜耶，怎麼會有小孩子，旁邊……喔，有啦，有大人帶，那個那個應該是媽媽。不過也太晚了。小孩子還在吃冰淇淋，…..(回頭看女人)怎麼了？

女人：我爸以前是跑船的，他一年只會回來一兩次，每次回來，我媽就會懷孕，我就會多一個弟弟妹妹。我那時候很怕我爸回家，我才國小，就已經有五個弟弟妹妹了。(頓)我爸不在的時候，我媽都跑去賭博，賭到整個晚上都不回來，所以弟弟妹妹全部都是我在照顧，我有兩個弟弟是雙胞胎，那時候他們出生，我媽連月子都沒有做就跑去跟人家打麻將，我剛上五年級，就要幫忙泡牛奶換尿布，所以我早上常常睡過頭遲到，上課也都在打瞌睡。(頓)有一次，我不小心睡著被抓到，老師處罰我不准下課，廁所也不准去。到下午第一節，我憋尿憋到全身都在發抖，上課的時候，我就舉手問說：「老師，我可不可以去廁所？」結果，我們老師不但不准我去，還當著班上同學的面，叫其他人不要跟我做朋友，他說我是壞小孩，爸爸不在家，媽媽每天賭博，他就這樣跟全班說。下課的時候，我忍不住了，想偷偷去尿，班長看到了就跑去報告老師，老

師馬上走回教室，很兇的把我叫住，他先罵我下賤，然後指著講台說，要尿的話，就在這裡尿！他說，妳尿啊！尿啊！你尿啊！我很害怕，就只好一邊哭、一邊脫裙子、脫內褲，尿在講台上。老師就笑我，說我好噁心，是沒有人教養的小孩，還打電話到麻將間給我媽，叫我媽來。我媽一到，一直跟老師道歉，轉頭過來就打我，還拿著我的裙子跪下來擦講台的地板，擦我的尿，擦完就走了，留我一個人穿著內褲在學校。（頓）經過那次，我變得好恨我爸，我就想說，都是我爸害的，如果不是我爸回來，媽媽就不會一直大肚子生小孩，我也不會遲到、上課也不會睡覺、老師也不會討厭我，所以，有一天放學，我就跑去廟裡拜拜，跟神明說，希望我爸永遠都不要回來。

（沉默。）

女人：每次，只要有颱風，我就會想起我爸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實現願望，唯一的一次。（頓）我爸每次回來都會帶一個娃娃給我，只帶給我，其他人都沒有。跟我媽比起來，他說不定比較愛我。這個事情也不是他的錯。（頓）我那時候竟然還覺得對不起我媽，是我讓他跪著擦地板，擦我的尿，她這麼卑微，全班都在看，都在笑。我媽打我、丟下我回家，我反而都可以理解。真奇怪喔。（轉過頭，對青年笑）我不吃海鮮，不是因為過敏，你現在知道了。

（沉默。）

青年：那是兩件事情。

女人：什麼兩件事？

青年：颱風、還有妳爸。

女人：你怎麼知道？

青年：我知道。

（女人嘆一口氣。）

肇事者：我媽其實是被我爸……被我爸……（頓）作醮的時候，她去看戲，看完回家已經晚了，她不小心踩空跌到水溝裡，我爸看到了，把她救起來，我媽本來還感謝他，哪裡知道……。（頓）因為這樣，她必須嫁給我爸。鄉下地方也沒有什麼觀念，大家都覺得，這樣就沒有問題了。（頓）強暴犯變老公，她十五歲替強暴犯生小孩，每天早晚拜強暴犯的祖先，拜到晚年，她問強暴犯的祖先說，那我的媳婦可以回娘家嗎？（頓）我媽四十六歲生我，生完沒兩天我爸急性肝炎死了，所以我媽特別疼我，說我是觀世音菩薩派來救她的。（頓）我媽從來就不喜歡小孩，我大哥、大姊、二姊，那些長得像我爸的，她每一個都恨。那年，大嫂嫁進來，我媽明明不喜歡她，卻假裝對大嫂特別好，每天打好幾通電話問候大嫂，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，講到大嫂精神耗弱，到現在都還在吃藥。每次過年過節回來，大家圍在一起吃飯，我媽都特別只問大嫂，問她說

肇事者母：要不要吃這個啊？不要客氣，來，我幫妳夾菜，這裡有魚，還有蝦子，妳沒看到，媽媽夾給你！不用嗎？不會，不用那麼客氣，妳看，我們都一家人，我對你最好，只夾給妳，妳看，來，妳吃。你好命喔，嫁給我們家老大，當初好多女生要倒追他，啊他很乖啦，都聽我的，沒有談戀愛，那時候他帶妳回來，我就說，這個女的好啦，不漂亮沒關係，乖就好。不要不好意思啦，我很滿意，妳很乖啦，漂亮哪有什麼好的？女人一漂亮就去外面偷客兄！（頓，狀作拿筷子塞對方嘴）怎麼啦？吃那麼慢？趕快，吞下去、吞下去啊，怎麼不吞？不好吃嗎？不會不好吃、我煮的，哪有可能不好吃，不然我餵妳，來、嘴巴張開，來、吃喔？（頓、怒）什麼不用？張開！吃下去！（塞食物、捏臉

頰)妳喔，臉那麼大，跟我的屁股一樣大，很好，有福氣！女人這樣好啦！大臉大屁股，醜有什麼關係，女人醜一點好，太漂亮愛搞怪。

肇事者：我媽會半夜到他們的房間裡，走進去，故意打翻東西，把他們吵醒，然後說，她只是去尿尿，順便來看一下，想說幫他們蓋被子。(頓)大哥離婚以後去上海，幾乎不回來了。(頓)我結婚的時候，我媽對我說，以前喔，就是對大嫂太好了啦，這樣不行，我娶的這個比較漂亮，媽會兇一點，幫我把老婆管好。我們和媽一起住了半年，天天吵，幾次吵到差點離婚。(頓)大家都恨我媽，每一個都恨她，可是，我就是沒有辦法。(頓)有一年除夕，大家高高興興的圍爐，吃完飯，每個人輪流跟我媽拜年，送她紅包，她收完紅包，本來還笑呵呵的，結果，我大哥的兒子學電視廣告說：「那阿嬤要給我紅包嗎？阿嬤，恭喜恭喜，阿嬤，紅包拿來。」(頓)那時他才四歲多，我們全部都笑翻了，沒想到，我媽卻突然生氣，她跳起來，指著大家罵，她罵說—

肇事者母：你們現在這樣，不要以為我不知道，都是想要我的錢啦！我基隆這棟房子值多少我會不知道？值一千萬！好幾千萬！你們每一個都貪得要命，不過房子是我的！我要給誰就給誰！你們！你們聽好，我死掉以後，每個人都不要想拿我一毛錢，就只有他(指肇事者)，我要把所有的東西都留給他，你們聽到沒？你們都走出去！都出去！都出去！

肇事者：年夜飯還沒吃完，大家都走光了，只剩下我。我媽把紅包全塞到我手裡，她說，錢都拿去花、去花掉，說我哥哥姊姊給她錢的時候、邊給邊罵、咒她早死。(頓)有一次，我媽洗澡洗到一半昏倒，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半夜，她只剩上半身能動，試好幾次都站不起來，只能爬出浴室。我老家浴室在二樓、不過電話裝在一樓，她爬過走道、一階一階摔下樓梯、爬到電話旁邊，拿起電話打到家。我有設快速鍵，你知道，就是按一下井字鍵就會自動打到家那種，我媽常打，打到我老婆根本都不想接，每次電話響都叫我去。可是那天我睡死了，我老婆先被吵醒、接起電話，發現是我媽的聲音，就對著電話說：「媽、妳等一下，我去叫他。」然後我老婆把我推醒，一邊推一邊打，一邊大聲叫：「你媽找你啦！快點起來啦！尚查某，半夜打電話來，尚仔！起來了啦！快點啦！」等我起床接起電話，我媽在那一頭早就哭出來了，她哭說，他好痛、好痛，都沒有人知道、都沒有人陪，她怎麼會那麼可憐，生那麼多兒子女兒，跌倒了都沒有人陪？(頓)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我媽哭，在電話裡面。在那之前，她一直是暴君、是慈禧太后，可是，那天半夜，我卻聽見了一個被拋棄的小女孩。(頓)我連夜開車回基隆，把我媽送到醫院去，她沿途上一直哭一直哭，哭完了又生氣，氣完了又哭。到醫院之後，我去掛急診，醫生包紮完、說沒有什麼問題，但我媽堅持要住院，醫生想請她出院，他就鬧，到後來，根本就已經好了，都還不願意走。

肇事者母：(眉頭深鎖，深深嘆氣)我腳痛啦！我頭也痛、眼睛也痛、鼻子也痛、眉毛也痛啦！(頓)你們都一樣、都這樣啦！(泣)

肇事者：媽！

肇事者母：(泣)你們都怪我啦！都怪我！我知道啦，沒關係，我不靠你們，都不靠，男人也沒用、養小孩也沒用，我靠我自己，都不要養我沒關係，都不要回來好啦！嫌我，嫌我怎麼樣？我把你們養到這麼大，你們每一個都嫌我，啊？

肇事者：媽，我們哪有跟妳嫌啦？啊我不是在這裡了？

肇事者母：我沒用了啦。你們都不要我了，我這一生，都一個人，命那麼苦，到老了，你們全部把我丟在基隆，我又不能站、又不能走，還要自己煮飯，鍋子那

麼重，也沒有人幫我。房子燒掉了也沒人幫我、跌倒也沒有人要幫我！唉喔！我的手也痛啦！肚子也痛啦！真痛啦！哎喔！我怎麼會那麼可憐啊？（哼哼哎哎的叫）

醫生：請問是……陳……陳太太的兒子嗎？

肇事者：哎，是，醫生您好。（對護士點頭）

醫生：來，我們外面談一下好不好？

肇事者：喔……，媽，醫生跟我到外面講一下話喔。

肇事者母：講什麼？在我面前講，我有什麼不能聽的？我自己的病，我要知道！

（肇事者尷尬望醫生。）

醫生：（想一想，說）好，那我們就在這裡說，陳太太，我們有檢查過了，我們是建議轉到身心科去，妳現在的狀況，可能那邊會比較有辦法啦。

肇事者母：身心科，啊那是檢查什麼的？

醫生：就是身心狀況啦，他們會幫妳量血壓、驗尿啦、跟妳談一談，看說妳的症狀主要成因是什麼，因為我們這邊檢查的機器沒有那麼好，這部份他們比較專門啦。

肇事者母：騙肖耶你，醫生啊，你當做我不懂喔？你叫我去看那個，就是嫌我是神經病對不對？（指著肇事者）你現在是聯合醫生來跟我捉弄？我對你這麼好，你把我當神經病？（站起）你這個，不肖、不肖子……。

（醫生護士阻止、肇事者母鬧、鬧到跌倒，三人個人手忙腳亂想把肇事者母拉回床上，肇事者母不肯，坐在地上）

醫生：算了、算了，先這樣，陳先生，你們再考慮一下，我還要巡病房，我們先……。

（醫生護士急退。肇事者母又哭一陣。）

肇事者母：我去死好了啦，我去死，你們就高興啦？

（沉默。）

肇事者：媽。（頓）我媽以前是養女，後來婚姻又這樣，也是很可憐。我都幫媽講話，講到我哥哥姊姊也都恨我……到現在，我老婆也恨我了。（頓）我媽那時候沒有不准我老婆回家，是祖先不准的，而且，她娘家爸爸就真的沒怎麼樣。

（沉默。）

男人：我其實有點不太確定，她到底是……？我們剛開始交往的時候她就是這個樣子，都不說，都讓我，什麼都好。我問她會不會冷，她就說不會，可是那時候是冬天，又下雨，我們騎車上陽明山，我看她只穿一件薄外套，她明明就已經冷到全身都在發抖了，然後我就一直問，她本來還一直說不會、說沒關係，一直到我說：「我好冷喔！」她才說：「那我也是，我也好冷，要不然我們找個室內的地方好了。」（頓）每個人都說她好，說她又乖又體貼，可是很多時候，大多的時候，我真的不知道她在想什麼。（頓）她是怎麼長大的呢？她初戀是哪時候？她曾經愛過誰、被誰愛過？她小時候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，為什麼會變成今天的她？她從來不講，我問，她就說忘了，我再追問，她就哭……。

女人：（泣）我到底做錯什麼，你為什麼要逼我、為什麼大家都要逼我？

男人：我就對她說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只是……我只想要多了解妳一點而已，對不起，我不會再問了……對不起……。她又說，不是，是她的錯，她不應該這樣鬧脾氣，她才對不起。（頓）我們會抱在一起，有時候還會做愛。（頓）年輕的時候，我以為這是一種浪漫。

青年：我也是單親的。

女人：我知道。

青年：我以前也被欺負，我媽跟人家跑了。

女人：嗯。

青年：我們都一樣。我跟妳，我們是一樣的。

（沉默。）

青年：有沒有想要吃什麼？我去買。

（女人搖頭。）

青年：那我也不要吃。

（女人對青年一笑，青年摸摸身邊的椅子。）

青年：來，來這裡坐。

（女人依言坐近。青年湊上女人，親密的深吸一口氣。女人欲拒還迎、青年得寸進尺。女人開始抗拒，青年不甘休，最後女人把青年猛力推開，青年跌坐地上。）

青年：妳幹什麼？

（沉默。）

女人：有沒有怎麼樣？

（青年搖頭。）

女人：生氣了喔？不要生氣啦。

青年：妳為什麼要這樣對我？我到底做錯什麼，妳要這樣懲罰我？

（沉默。）

青年：PO 文說要找人的是妳，現在要用掉我也是妳……妳好不公平。

女人：聊天室規定得清清楚楚，你現在還怪我？

青年：所以是我的錯，因為……我對妳……。（頓）我昨天看到妳傳 line 給我，說想跟我見面。妳知道嗎？我心裡……我心裡在翻滾；妳要見我，妳主動說，妳想見我！這是第一次妳主動約我，妳知道嗎？（頓）妳不知道，嗯，妳不知道。

（沉默。）

青年：（低頭）我媽……我媽離家出走那個早上，特別先幫我洗澡，我本來還想說，好奇怪，她怎麼會那時候就在幫我洗澡？可是我也沒問，乖乖脫衣服讓我媽洗。我媽洗到我雞雞的時候，對我說，你這個雞雞，以後不要跟那些男人一樣，到處督幼齒的。（頓）媽骨灰回來那一年，我正好要考高中，我的數學不好，我們數學老師就叫我和幾個同學放學留下來，免費幫我們補習。本來我們還有五個，可是其他人慢慢不在了，最後只剩下我，我就直接去她家，她先煮飯給我吃，吃完我要去洗碗，她還要求我刷牙，等我刷完牙，她再教我算數學。數學老師那年剛好三十歲，老公在大陸工作，他們沒有小孩。（頓）我上禮拜跟國中同學打球，我聽說，她離婚了，老公在那邊有很多女人，回台灣以後，把病全部都傳給她。全校都知道她有性病。我明明……（笑）我聽到同學講的時候，還在想說，會不會那個病其實是我傳給她的？可是我國三之前是處男。老師會得性病、後來會離婚，都跟我沒有關係，我把自己想得太厲害了。

（沉默。）

女人：我很寂寞。

男人：我以前一直以為她愛我，因為她什麼都忍耐、都讓我。我後來才知道，她只是寂寞而已。而我，是第一個願意陪在她身邊的人。

（沉默。）

女人：那也是兩件事。你和老師的性病。

（沉默。）

青年：我們下次去看螢火蟲好了，我帶妳去，我知道有一個地方螢火蟲很多，在土城山上，就只有這兩個禮拜而已，晚一點就沒有。那裡還沒被 po 上網，人還很少。

男人：我一直跟她講小楊的事情，說要投資什麼的，那也是因為、因為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其他的事情可以講；同桌吃飯，沒有話講很奇怪嘛！我們相親認識的，交往幾個月，我爸媽覺得她乖，我年紀到了，就結婚了。她沒念大學，也沒什麼朋友，娘家又在台東，而且，雖然她沒有說出來，她媽跟她看起來好像也沒有相處得很好。（頓）我平常也忙，我們根本都……（頓）她說要出去工作，我也是贊成，想說，她這樣生活有個重心，不要整天悶在家裡。（頓）還是我找其他的事情講？可是，我們又沒有孩子，結婚這麼多年，沒有生孩子，還能講什麼？（對女人）我上次有跟妳講過，那個劉胖子，我國中同學，在當小兒科醫生，記得嗎？我在同學會遇到他，他跟我說，最近，他診所來一個媽媽，說她小孩一歲五個月還不會開口講話，她擔心死了，每天都指著同樣的東西講好多次，強迫那個小孩要跟著講，還去請語言治療師，一個小時要四五千塊那種，夫妻倆好像也整天吵個沒完。為了這件事，那個媽媽每個禮拜都去看醫生，出生到現在花的錢都可以在台北買一間套房了。劉胖子都講了，三歲之前這都是正常的，有些人擔心小孩怎麼還沒長牙齒、有些人擔心小孩不會站不會走，上網隨便查一查，比平均年紀慢一個兩月而已就擔心得要命。醫生也很衰，都要有耐心解釋，還要處理夫妻問題，當諮商師，語氣稍微差一點就會被投訴。（頓）生小還就是這樣，提心吊膽的，又要花一大堆錢。我是覺得，我們這樣不生也好，兩個人，比較自由。（頓）妳看，我們要去哪裡就去哪裡，不像那些人。我們好自由。

女人：我不能生了。

男人：什麼？

女人：其實我是不能生的。

男人：……？

女人：我以前很亂，夾過娃娃，結婚第二年的時候我去看醫生，醫生說，我沒辦法著床了。我說我不想要小孩是騙你的，現在我告訴你了。我沒有討厭小孩子，只不過我不能生了。就是這樣。你要怎麼樣，我都理解。

男人：我……我沒有……。

女人：你年紀也還可以，你那麼想要小孩，離開我去找別人，我也不怪你。

（沉默，男人突然抱住女人。）

青年：我這禮拜去上課，教授剛好有講到螢火蟲，妳知道嗎？螢火蟲其實很好復育，只要沒有農藥、沒有光害、有水的地方，一兩年就長回來了。教授說，現在大家比較有觀念了，螢火蟲又很會生，一次就可以下一千個蛋，根本就不會絕種。（回頭看女人，發現女人不理自己）妳在想什麼？

女人：什麼？

青年：妳在想什麼？

女人：沒有。

青年：告訴我嘛。

女人：不要，我不想騙你。

青年：沒關係，拜託妳，跟我說，我想知道。

女人：好吧。我在……我在想我先生。

（青年驚訝。）

女人：我在想要怎麼跟他說，我決定要離開他了。

青年：（喜）真的？那我們……。（抱住女人）

（電話響。）

女人：那個……電話響了，你放開我。

男人：不要，不要理他。電話不重要，小楊那個也不要了，小孩子……我們可以……可以去領養，還是妳不要也沒關係。

女人：可是……我們再談。

青年：沒關係啦，到時候再加鐘點就好了，那是櫃檯前半個小時的提醒，加鐘點的錢我出，好不好。這樣我們以後就可以在一起，我們一起……。

女人：（怒，撥開男人與青年，站起）你夠了沒啊？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天真？我……唉！（狀作跑去接起電話）

肇事者：（全身顫抖，舉手放在耳邊，作講電話貌）老婆……。

女人：怎麼樣？到現在才打電話回來？死去哪裡啦你？

（肇事者開始哭泣，泣不成聲。）

女人：（不耐煩）怎麼啦？說話啊！你在哪裡啊？你媽又叫你留下來陪她對不對？這樣最好啦！你都不要回來最好啦！聽到沒有！

（肇事者哭泣。）

女人：你幹嘛……你……你在哭嗎？（開始感到心虛、害怕）……你怎麼在哭？你哭什麼……？出什麼事了？

肇事者：我……我在警察局……昨天晚上，我開車撞死兩個人了……。

（燈暗。）

第三場

（燈亮。）

女人：如果硬要說的話，我是說，沒有什麼好留戀的，不過，如果要想，要說出來，大概就是星期三下午才到的那件裙子吧。沒有活著的時候穿到，有點可惜。我其實半年前就看到了，那時候覺得太貴，一直沒有下手，最近換季，在網路上看到有打九折，又考慮好久才買的。還是要六千多塊耶。錢也不是我在賺，用起來也心虛。本來想說不要買了，我又想，如果我明天出車禍死掉，那我再怎麼想穿這件裙子，也都……。（頓，苦笑）結果，我出了車禍，死掉了。

男人：宅急便到的時候，打到她的手機，我接起來，跟他說，（打電話貌）對，有這個人，不是，她是我老婆，這是我老婆買的。（頓）不過她已經死了。送貨的男生很尷尬，他問—

送貨員：（打電話貌）那……那該怎麼辦？是要退回去嗎？可是已經付錢了耶，用ATM轉帳的，如果要退款的話，你也不是本人，可是……本人都不在了……（搔頭）這個，我也不知道耶……。

男人：多少錢？

送貨員：什麼？

男人：她買的東西，是多少錢？

送貨員：喔，我看一下……六千七百二十……八，六七二八。

男人：這麼貴？那是什麼？

送貨員：這……我看一下，寄件人……「東京時尚」……還滿輕的，應該是衣服吧！

男人：衣服？她從來不買衣服的。

送貨員：所以……我退回去好了，要不然。我會請公司幫忙，看之後退款怎麼弄。

男人：你送來給我吧，我留著，反正都付錢了。

女人：他讓我換上這件裙子。燒起來的時候有濃濃的塑膠味，黏到鐵盤上，害殯儀館的人摳半天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堅持什麼，還因為這樣跟殯儀館的人吵起來，最後還打人。燒到我這裡，裙子也只是一件爛布。

男人：火化結束以後，她媽媽才出現。

女人：我也不知道我媽來幹嘛，大老遠從台東上來，明明早就到了，就是要拖到我被燒完才到火化場外面看一下，也不先來幫忙，如果我媽早一點到，他在那邊為了衣服鬧的時候，至少有個長輩可以……。我媽根本就恨我。對，我媽恨我，念書的時候，我媽每一個弟弟妹妹的學費都會想辦法多少幫忙繳一點，或者至少打電話到學校，請老師說，可不可以延後幾天，說等我爸的錢匯回來；我爸死後，就說等工廠發薪水。可是她從來不幫我，很多的事情都是這樣，她會特別把我的制服挑出來，假裝已經洗過了掛到衣架上面晒、讓我穿著髒髒的衣服去上課。她打麻將輸錢，回來看到我就打，我就忍耐，我不哭、絕對不哭出來。（頓）根本不是我的錯，可是她這麼恨我。

男人：想起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，一個活過的人，變成一罐灰。人活著到底為了什麼？她這樣，她的一生過完了，小時候忍耐她媽、後來忍耐我，忍耐我的口臭、忍耐我的腳臭，還要說沒有關係，說的時候還笑笑的。從頭到尾，她根本沒有愛過我；對那個小男生也是，我光看他們的合照就知道了，在她的手機裡，他們拍的照片，她的樣子，一定是照完馬上把小男生的手撥開。她在忍耐那個小男生。她的人生就是這樣，到哪裡、遇到什麼人，都是自討苦吃。

（頓）小男生也變成骨灰了，才十九歲，他一生過完了，就這樣，只有十九年，好短。（頓）可是，我也這麼愛她，那個小男生也是，我真的不懂……？

女人：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還有其他男人，我年輕的時候，跟我交往過的那幾個，他們都說要永遠跟我在一起、說要娶我；我一聲不響拋棄他們、孩子拿掉才跟他們說我懷孕，他們每個都哭、都跪下來求我。可是已經來不及了，他們愛我也沒用、我媽恨我也沒用，我有這麼多娃娃也沒有用，我的心空掉了，從小到大，我就只是一個空空的人。（頓）我從來沒有對誰說過，（頓）有一天，我放學回家，打開門，客廳滿地的玻璃，連電視都被砸到地上，我抬頭一看，我爸剛下船，坐在沙發上生悶氣。我問他怎麼了，他說，他跟我媽吵架，媽帶著弟弟妹妹回娘家。（頓）我爸看著我，突然全身震動一下。他問我要不要新買的娃娃，在荷蘭買的喔！他說，眼睛會轉喔！每一跟手指都會動喔！我說我要，他就說，那他先去洗澡，等一下換我洗。我爸身上又鹹又臭，洗過澡也是一樣……。我醒來的時候，我媽在房間門口冷冷的盯著我看，外面傳來我爸和弟弟妹妹玩的聲音，我看著我媽，對她說，爸回來了，有帶一個新的娃娃給我。

（沉默。）

男人：真好笑喔，我前兩天還夢到她，她說，我們一起這麼久，辛苦我了。

女人：（搶，與上句略重疊）辛苦你了，好辛苦，我們結婚這麼多年。不過我們做到了！現在，我們終於自由了！

男人：她說，我們自由了。（喃喃）我自由了。

(沉默)

青年：我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家出走，跟著歌仔戲班跑的，那年我家附近的廟裡作醮，歌仔戲連演十幾天，我媽每天都去看，看到飯也不煮、衣服也不洗，看完人也跟著不見了。我家住很鄉下，到現在都還會有歌仔戲來演。我後來想，她應該是女同性戀，聽說很多唱歌仔戲的都這樣。(頓)這次我的事情，從頭到尾都是我爸一個人。我爸真的很生氣，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那麼生氣，他平常很少說話，我以前住家裡，晚上我們一起吃飯，他什麼都不說，我也不說，就只有電視放出來的聲音。可是，他這次在電視上面說好多，他說要給我討一個公道，還說新聞都在亂報，又叫又罵，還找立委開記者會，在電視上面哭。他說——。

青年父：政府到底在幹什麼？警察在幹什麼？我乖乖的工作、乖乖的繳稅、乖乖的養兒子，我唯一一個兒子，養到大學，出去被酒駕的給撞死了！他才十九歲！我以後怎麼辦？

立委：這位爸爸……爸爸……各位記者朋友，各位觀眾，請你們看看，這是一個多麼傷心的父親的哭號，這位先生獨自拉拔到十九歲的兒子，你們要知道，這個事件本來是可以阻止的，我們在三年前送審的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草案》把酒駕致死刑責認定為過失殺人，只希望這樣能進一步嚇阻酒駕的發生，但是，執政黨佔著立法院大部分席次，硬是讓這個修正案躺在立法院兩年多，我想問這些忙著跑攤、上酒店的立委，你們受到人民的請託，卻又一手拿酒商的回扣阻擋法案，如果今天出事的是你們的孩子……。

青年父：(搶)我要告、我要告這個政府，我還要告你們(指著立委)、告你們這些立委，我要告你們、告你們殺我的孩子，還有；你們記者、尤其是你，你們電視台，亂報！人死了還亂報！節目亂說！說我的小孩打高射砲、吃姊姊、說他好爽，死掉就要這樣，這樣最爽！可是我的小孩死了！我的小孩死了！是我的小孩！死了！(站起、鬧，立委阻止)我告死你們、我要咒你們的小孩出去也被車撞死，撞到頭破掉，臉爛掉、手腳都爛掉，詛咒你們生出來的小孩，男生都沒有雞雞、有雞雞都是爛屌、女生都是破麻，都瞎眼睛、斷手斷腳、斷舌頭、耳朵聽不到……。(頹喪坐下，哭泣)

(沉默。)

青年：我已經一年多沒有看到我爸，過年我留在台北打工，也沒回去，到現在，我才回家。(頓)他怎麼變成這樣了？(頓、怒)他好老！好蠢！他到底在幹什麼？

(沉默。燈全暗。)

(燈亮。肇事者低頭坐著，女人上。肇事者看了女人一眼，沒說話。)

女人：還看？看什麼看？你怎麼那麼沒用，當一個男人，出事情還要我這個女人出面來談，我嫁給你還不如嫁給一頭豬，豬養大了殺來還可以吃，你勒！你去死算了啦！你這麼沒用，怎麼就沒把你撞死？我到底是多命苦，才嫁給你這種人啊？我實在是喔……。

肇事者：妳不是叫我不要去？

女人：還說我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麼樣子，你去跟人家談？你憑什麼？人家叫你下跪你就跪、叫你磕頭你就磕頭，啊人家說要一億哩？你就給人家一億喔？兩個就兩億，跟著你還兩億，那我乾脆去死好了啦，你去談？去跳河比較快啦！

(沉默。肇事者痛哭起來。)

女人：你就只知道哭，你去把你的雞雞剪掉當女人啦！反正留著也沒有用。我怎麼會

嫁你這種男人？都我爸啦，說什麼國營企業的穩定，穩定有什麼好？賺那麼少！還說你孝順不錯，你孝順哪裡不錯？為了你孝順，我受了多少委屈？當時多少人來追我啊？早知道就不要聽他的！我一輩子都給你耽誤了，現在還要幫你還錢！我命苦喔，倒八輩子霉，才會遇到你這種男人、遇到你媽那種婆婆！我前世到底欠你們兩個多少啊？搞得我這輩子絕子絕孫還一欠一屁股債！

（頓）還哭啊！哭什麼你？我都沒有哭了你還哭？莫名其妙！

（肇事者仍痛哭不已，女人沉默。許久，女人把手搭在肇事者身上，撫摸著肇事者，不耐煩、卻也漸漸心軟。）

女人：（嘆氣）好了啦，事情都發生了，他們也都說，我們很有誠意啦。那個爸爸也沒那麼氣了，他看你去上香，看你跪在那裡，出殯之後又去看他們。雖然說他罵你罵成這樣，不過，他小孩子都顧到那麼大了，他也可憐。（頓）反正就是，一開始提的，兩邊都可以接受。一邊六百萬，兩邊就……（語氣轉低）兩邊就一千二。

（肇事者哭聲漸歇，卻仍抽搦著。）

女人：我身上有一些，我們看怎麼樣去貸款，最近也可以開始找房子，搬到比較便宜的地方住，車子也處理掉好了，沒有全部撞壞，應該可以賣幾萬塊，反正台北捷運也很方便。我這邊的只是話講得比較難聽，也沒有怪你，我再回娘家去問，我爸媽都知道了，家裡的姊妹也多少能幫忙。他們也……你就是聽一聽，拜託一下，他們還是會借啦，畢竟都自己人……。（頓）以後你要去看媽，我陪你去，要不然你開車到基隆那麼遠，我怕喔……好啦，不要哭，喔，不要哭啦。（嘆）

（肇事者抱住女人，將臉埋在女人的胸口。）

肇事者：老婆……對不起……對不起……老婆……我愛妳……，不要離開我，好不好？

（燈光轉換。）

珮渝：你幹什麼、幹什麼、幹什麼、幹什麼、幹什麼？你要不要臉啊你？放肆！小心我告你！我告你性騷擾、我告你、告死你！

寶杰：（鬆手）我……我沒有……啊……導播……還在 on 嗎？好的……各位觀眾，就是，剛剛有點地震……。

珮渝：地震怎麼樣？地震你就可以趁機吃我豆腐？我台大法律系畢業的你敢吃我豆腐？你不要命了你！我告死你！你這個豬哥主持人，我再也不要來上你這個低級的節目了！我告你！告你！我們法院見！

致賢：好了啦，學妹，人家剛剛就緊張嘛！災區來的，搖兩下就（娘）怕怕，妳體諒一下，好啦，我們上 live 的節目，難免，不要太在意，看開一點啊！

珮渝：你講這話什麼意思？小心我連你一起告！

致賢：告我？我學長妳敢告我？法律界是沒有倫理了是不是？

珮渝：我怕啊？我二十三歲就考到法官，我怕你啊？學長有什麼了不起？你們每一個都一樣！我現在就去告你們、現在就去（邊說邊下），你們給我等著，你們這些下流的男人，我馬上，我馬上去寫狀子，寫完去按鈴，我告到你媽來跟你託夢、告到你爸中風、告到你家小孩去賣屁股！告到你去跳樓！你們這些豬哥沒，你們完蛋了！完蛋了……。（下）

致賢：唉啊！莫名其妙，妳這個賤貨，上個政論節目露成那樣，勾引誰啊妳？妓女、賤人、婊子、婊子狗！你敢告我，小心我幹到妳叫爸爸，妳給我回來（追出）賤人，給我回來……。（下）

寶杰：這……導播……？還在 on？快進廣告啊！進廣告！進廣告！進廣告！

（進廣告音效下。寶杰與中柏相對望、聳聳肩。）

中柏：怎麼樣，老弟？還好吧？

寶杰：還好、還好……。（喘氣、安定心神）

（沉默。兩人不懷好意的相視而笑。）

中柏：如何？

寶杰：嘖嘖嘖，去了一趟馬里亞那海溝，神清氣爽，不錯不錯，至少有 D cup。

中柏：喔！幹！你好爽！（唱）腰束奶澎，屁屁硬扣扣，叫我 No.1，喔喔欸喔……。

（燈暗。）

-----劇終-----